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2

找了雅加达荷兰皇家大剧院的荷兰经理，他答应了租给我们演出三场。荷兰皇家大剧院在当时是最豪华的娱乐场所，仅供白人和社会名流出入，专门演出音乐会、芭蕾舞之类，华人都极少光顾。我们打响了第一炮，在这里用普通话演出话剧，立即引起轰动，扩大了普通话的影响力，让雅加达各个阶层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而且由于票价略为提高，为筹建学校积累了很大一笔资金。

我记得钟仕民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爱国故事，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祖国的情况，我组织学生参加庆祝国庆节的活动、参加中国驻印尼大使介绍国内形势的报告，也组织过部分同学听取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讲话。这些活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对我日后选择回国报效国家的人生道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毕业前，我还担任过全印尼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的刊物发行部负责人。这份进步刊物由学生主编，宣传祖国解放战争，报道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向学生宣传进步和爱国思想。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使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今后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青春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0年，我高中毕业，去向有三种选择：去荷兰学习小提琴，当



1936年，祖父60岁生日合影

音乐家；去欧洲留学，当一门新科技专家；遵照祖父的嘱托回唐山摔打筋骨。

我自幼学提琴，在雅加达受到荷兰皇家大剧院演出团的专业小提琴手的指

导，后来在荷兰人指挥的管弦乐队当上首席小提琴手，还在印尼广播电台演出过几场，那位导师认为我具有拉小提琴的天赋，多次动员我去荷兰，还答应资助并给我找专业老师继续培养琴艺。二舅买了一把1712年产的Stradivarius小提琴送我，爱琴天天贴在我心上，我也曾想过要当个音乐家。

去欧洲升学对我也有吸引力。我大哥在荷兰，三姑在美国，五姑在星洲，澳洲还有一些朋友，一位荷兰朋友还要介绍我去荷兰德尔福特大学，让我选择的大学很多，我脑子也好，去外国升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是遵照祖父的遗愿回唐山去摔打筋骨。巴中的峥嵘岁月，奠定了我的爱国情

怀坚定不移，我放弃了前两种很有吸引力的选项，毅然选择了祖父的嘱托：“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

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回国

在欧美同学会合唱团，吴灵芬教授曾指挥我们排练《叫我如何不想她》。她说：“你们都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肯定会把这首歌唱好。”

是的，这首歌我非常熟悉，是交响在我心中的历史的回声。半个多世纪前，这首歌是我们东南亚归侨在第一次归国大浪潮中唱的主题歌。当今天再唱起“天上飘着些微云……叫我如何不想她”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这个“她”——我的祖国母亲，指引着我的前程，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着我的毅力，我把自己的青春和一切都贡献给了她。

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一幕一幕真切地闪现在我眼前。在雅加达巴城中学的教室里，我们印尼归国学生团几

位领导人最后统计了归国人员名单，人数超过300人，成绩很大，使我们兴奋万分。当时从隔壁教室传来了优美的合唱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确，令人感慨万分，这个“她”，近百年来遭受了多少蹂躏和磨难，现在终于解放了，中华儿女齐欢庆，我们也很快就要投入她的怀抱。

1951年6月的一天，我们登上了荷兰KPM商船芝扎楞卡（Tjitjalengka）号，开始了回国的远航。万分激动的青年男女在抢占地盘，设法能在甲板上找到“领地”，打地铺睡觉，度过这充满着期待和向往的九天。

白天人们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船头，几位女同学带头领唱《叫我如何不想她》，顿时每个人都注视着北方，心中思念着伟大的祖国，不约而同地同声歌唱。

临到香港海域，我们开了联欢会，会上唱歌，奏乐也还是《叫我如何不想她》。为了“她”，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每个人把带回国的一切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捐了出来，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第二天，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英国士兵把我们全体赶到大船底舱，挥舞着大枪一个地点数，如同赶牲口似地将我们赶上祖国派来接应的轮渡船。看

到即将送走绝望受辱的岁月，黎明即在前面，我们有着说不出的特别心情。《叫我如何不想她》的旋律一直回荡在我的思绪中，终于，在7月1日我们抵达了广州。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大浪潮，长期侨居国外的海外赤子，得悉祖国解放，使他们看见了光明，给予他们无限的动力，冲破来自各方的阻力，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当时从欧美归来的有识之士很少。大批成船归来的进步中学生都是从东南亚来的，其中从印度尼西亚来的最多。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归侨搭乘的船舶都是荷兰公司的商船，一条船乘300到800人。

回顾历史，200年前，荷兰商船，曾一船一船地将我国粤闽地带的中国苦力运往印尼当“猪仔”，给殖民主义者采油挖矿。荷兰商船把我们的祖宗从澳门运往印尼，150年后，还是这些荷兰商船，把“猪仔”们的后代又从异国他乡运回广东。想到此，我不禁感慨万分。

1951年的归国浪潮中的历史景象永远不会消失，我记得当我们离开丹绒不绿港，大船徐徐离开码头，驶向大海，大家和亲人招手告别。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豪迈的气概充满着心怀。“她”——祖国，母亲，充满着我的胸怀，指引着我的前